





曾參搯



臂馳歸



新刻孔門儒教列傳卷之三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性至孝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搯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其居衛也家貧食力解衣躬耕三日不牽火十年不製衣捉衾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杖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當畏人與人者當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





曾參耘



瓜受杖

孔子責



示曾參

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  
 也不然人何以稱其廉哉其來魯魯也雖家貧必有  
 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則曰有恐親意更欲與  
 人順親之心也嘗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以杖擊之  
 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  
 得無疾乎也勞退鼓琴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  
 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瞍索而  
 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杖則受  
 大杖則走今參委身而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  
 為孝子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孔子閉居

曾子侍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明王之道與曾子  
 曰非敢以為足也不敢謂足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  
 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  
 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  
 問何謂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  
 悌上樂施則下益實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  
 不隱謂樂仕也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有廉耻之  
 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本脩則四海  
 無刑民美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  
 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聲而天下和



曾子讀



禮思親

篤行三至則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  
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矣自是每侍孔子輒有所問  
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秘變之宜靡不反覆窮詰具  
載小戴記曾子問篇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  
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  
推擊殺也不如鷄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  
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  
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面而泣涕者非為賤也  
悲不逮吾親也孔子以其能通乎道故授之以一貫  
之傳曾子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蒸梨不熟

蒸梨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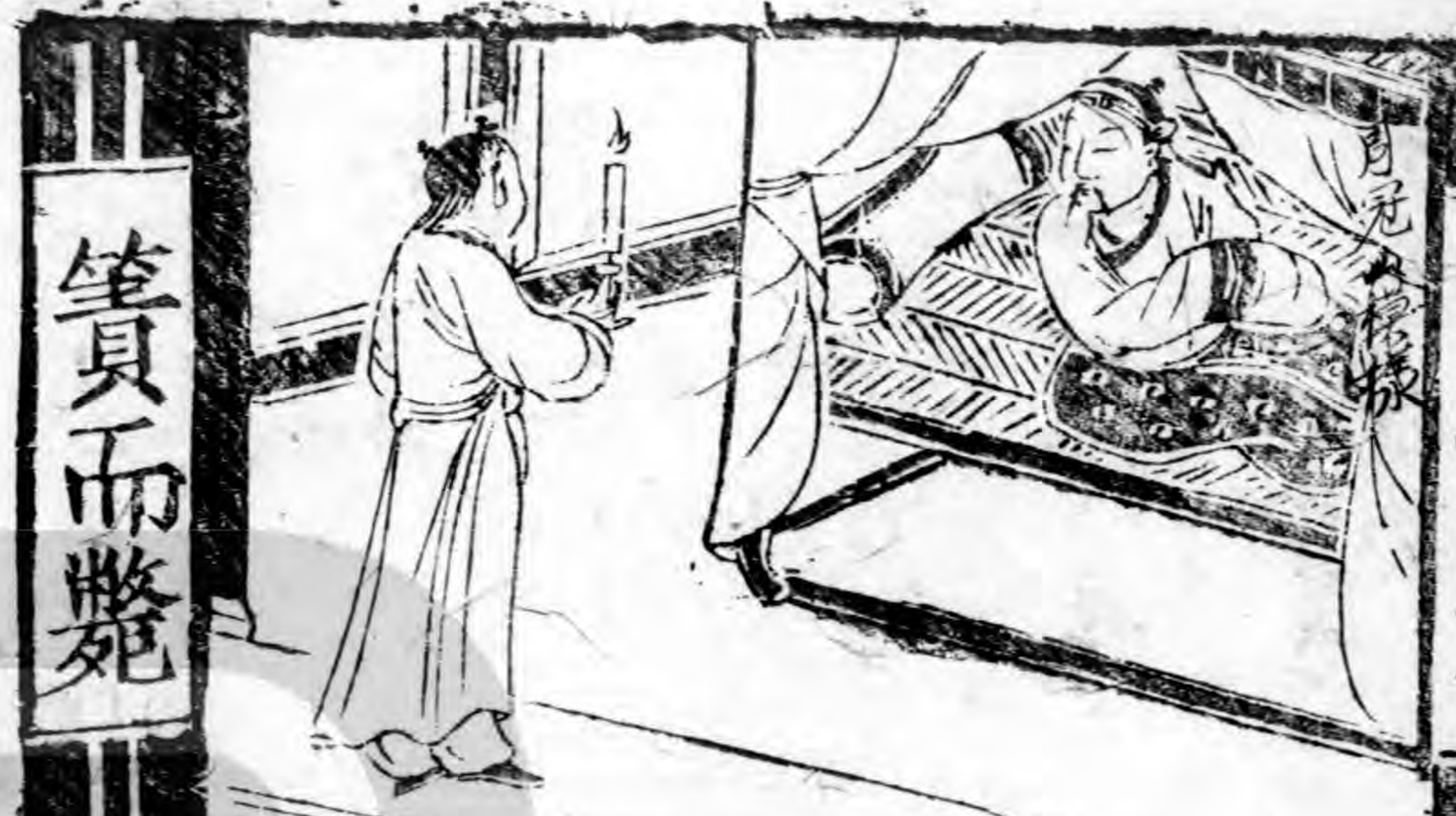
孰出妻

需及利專

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而不用命  
况大事卒竟出其妻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  
後妻殺孝已孝已事親一夜五起尹吉甫以後妻言  
放伯奇伯奇吉甫子吉甫娶后妻生伯却乃諸侯之  
甫曰見妾美色有欲心吉甫曰奇為人無仁  
豈有此也妻曰試置空居中君登樓察之后妻乃取  
毒蜂緣衣頰伯奇前持之於是父大怒放之於野宣  
王出時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宣王王曰此放子  
解吉甫乃收奇放殺后妻歸于作履霜操哀之  
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於非乎遂終身不  
娶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  
足元申俱童子偶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  
賢歟華晄華晄之美好晄即子春曰止止童子曾子聞



曾子易



筭貝而斃

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贊  
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也急不可以變也動幸而至於旦  
請敬易之曾子曰尔之愛我也不如彼彼謂童子君子之  
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  
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先是  
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十篇又所著  
有曾子二卷曾子年七十文孝始就乃能著書孔子  
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稱未如晚節之博洽也  
按人物考云先儒謂孔子設教東魯三千之徒蓋  
莫不聞其說而唯曾氏之傳独得其宗蓋其唯一

子思受



業曾子

貫之傳與是則然矣然觀其三省為孝隨事精察以  
禮為問必詳究而直窮之其入門路徑微與顏氏不  
同而究竟所至則一矣朱子晚年所造亦猶是也變  
異反同要在夫人自得之耳孝者亦何必紛致也  
○子思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嘗受業於曾子年十六適  
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  
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  
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矣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  
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



樂朔攻



園子思

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善復深與訓誥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彼謂之曰道為智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旧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園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掾之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子思嘗問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心誠神通則固其所察聖人

子思困宋



作中庸

難諸魯人有公儀偁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歆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若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貧納用其謀雖疏食飲水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爵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焉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臣又安得為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乎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脩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



子思受



粟辭酒

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脩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知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為善致致以至於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譽已臣以為欺人也者非虛則愚也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七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子思居貧其友有餽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子思弗為受也或人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

子思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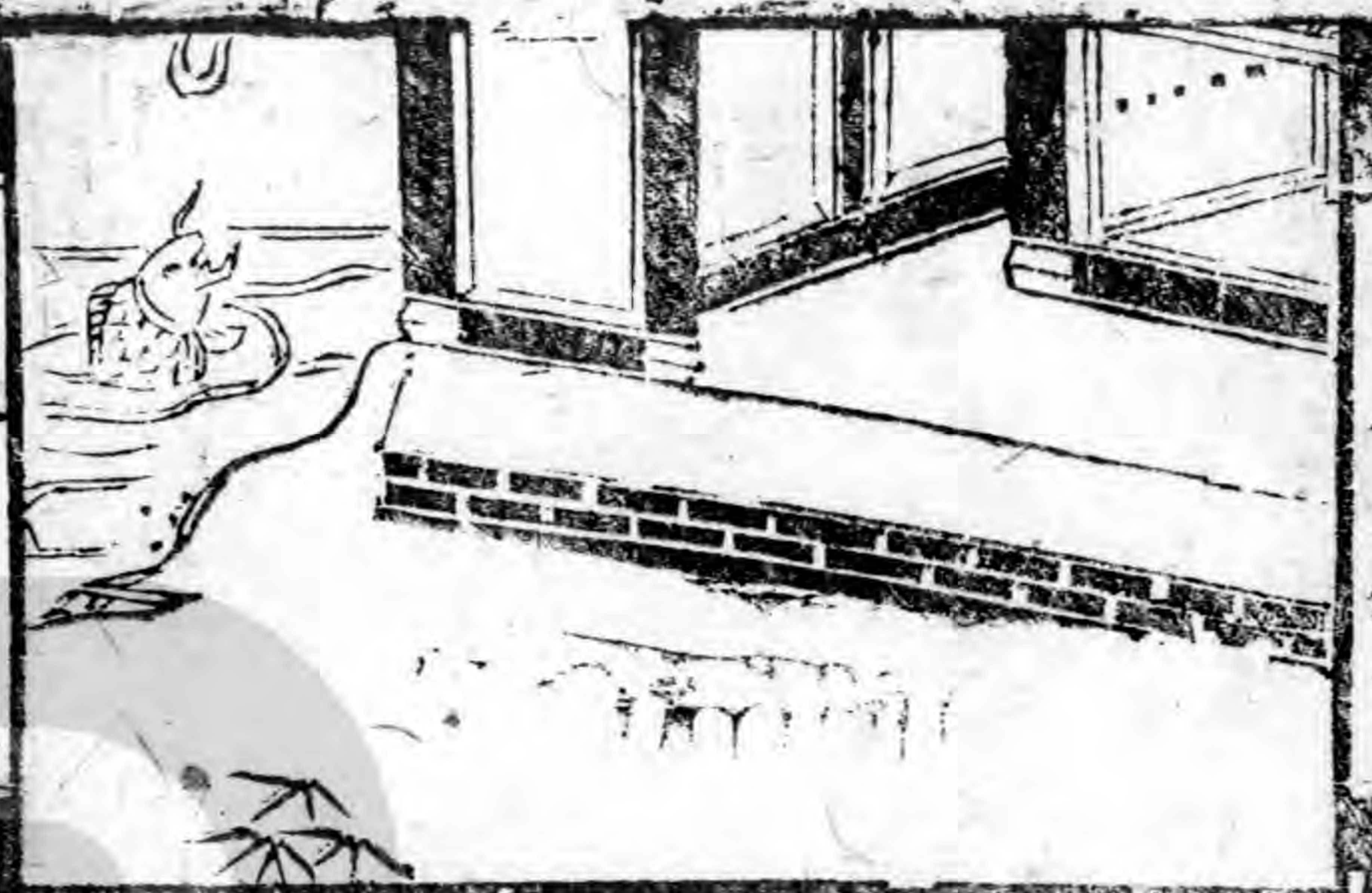


狐白裘

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貧於財而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晏也方乏於貧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介哉子思將去魯穆公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去將安之子思曰彼聞君子猶為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聖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旧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淵母為我首不至為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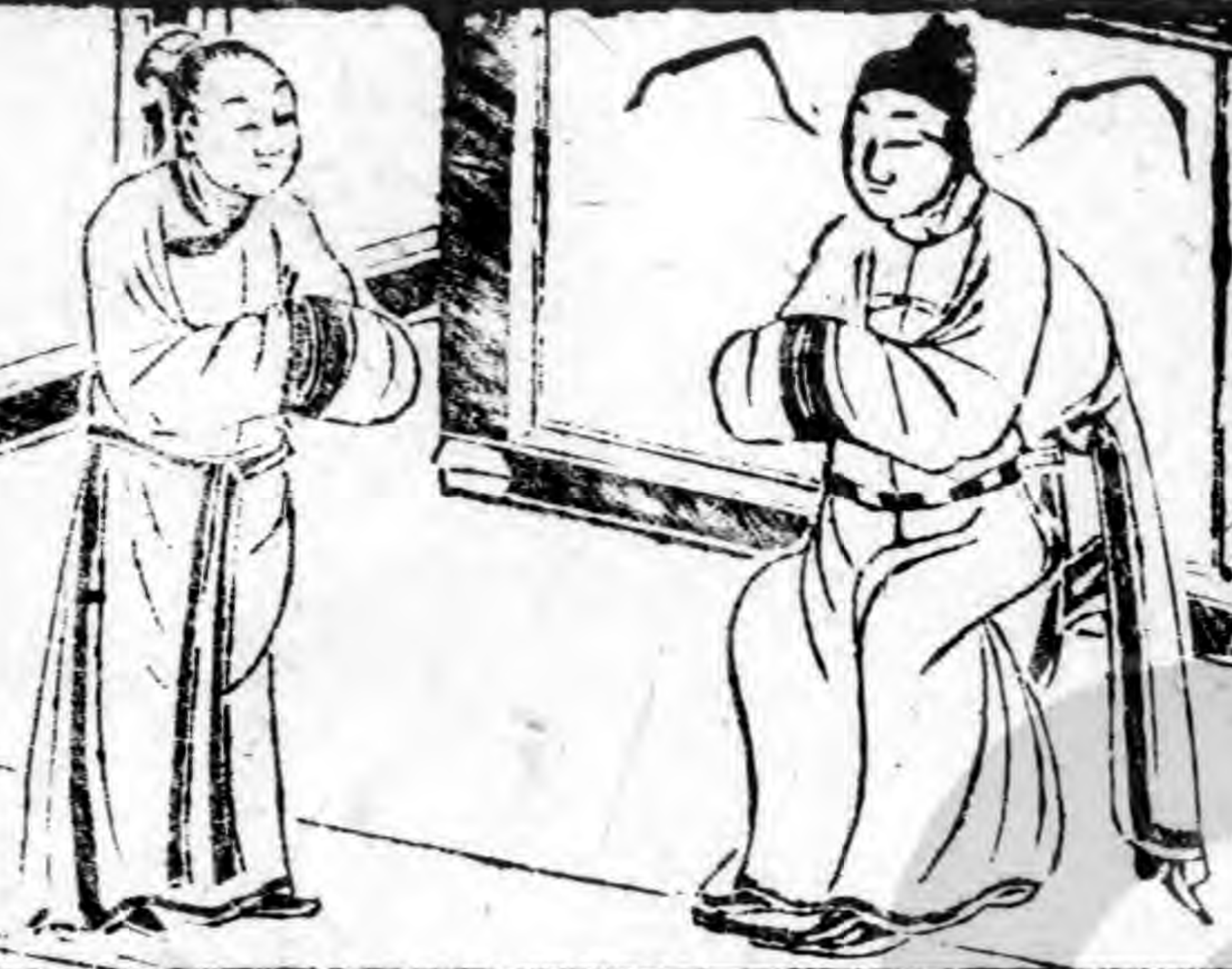
魚貪死餌



士貪死祿

子思居於衛緼袍而無裘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仍聞之妄與不如遺於溝壑仍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也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子思問之曰鰈魚難得者子何以得之對曰吾釣垂一魴之餌鰈過而弗食益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鰈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以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弗

子思勸



衛用貧

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矣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矣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矣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貧矣而群下同聲美之資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為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子思去



衛適齊

尹文子



論出妻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猶直則君踈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所以見踈者乎是故競求射君心之非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對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繹者臨其事必龐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子思適齊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於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脩

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寓於君之境內從樛負之列其惠多矣無此鬚眉非假所病也昔堯身十尺眉八彩矣舜身八尺有奇面頰音無毛亦聖禹湯音武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背倭亦聖人之聖賢在德豈在貌乎齊尹文子生子不類尹文子齊大夫有書三卷皆言治道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始不婦吾將出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皆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舟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夫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貧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願無言



子思荐



李音

公子交



師子思

交晉妻公于思自齊及衛七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彼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其可以報君者惟進資耳君曰資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雖然願聞所以資者對曰君王以名取士即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竟同竟有李音者貧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不好農士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

李音稱其資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人康叔大賢揆厥伊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大名也交雖不敏願師先生之行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正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國之世當募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滅否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子思及於衛謂上曰子思之子有可以為諸侯之尊而富貴入衆不與焉者非惟忘乎成其



子思哭



母於廟

孝子執



親之喪

志者非惟無歆乎夫錦績紛華所服不過温躰三牲

大年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即者則知足矣苟知

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

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

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伯魚卒其妻

氏嫁母於庶氏絕柳若衛人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后也四

方於子乎觀礼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

有其礼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財無其時

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

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

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跛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

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孔子曰三日

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也子思之母死而不發門人

問於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謂伯魚喪出母乎曰然

則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上即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

君子無所失道也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

安能為伋也妻則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則不為白

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按礼為出母齊

衰杖期而為父后者先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為父后礼當不服

而伯魚乃期而統哭夫子聞之曰甚而后除之此賢

者過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礼耳而門

人以先君子為問則子思難言伯魚之過礼故以聖



魯繆公



問友士

人无所失道為對謂聖人之听伯魚喪出母者以道  
揆禮而為之隆殺也惟聖人能於道之隆者殺而隆  
之道之當殺者殺而殺之汚執殺也是於先王之禮  
有所斟酌而隨時隆殺以從中道也我則安能如是  
但為我妻則白當為母服今既不為我妻則子思自  
白為父后而不當服矣子思蓋欲守常禮也  
宋反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  
如子思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后穆公將  
相子思老萊子謂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以乎子思  
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  
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  
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  
何以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

老萊子



論剛柔

亡者也老萊子曰齒剛易散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  
能為舌故不能事君昔常撥有疾老子問之撥張其  
口而示之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  
亡撥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非以其柔耶  
齒之亡也非以其剛耶撥曰盡之矣老子之享壽之  
常撥而萊子又得之老子者也按老萊子楚人近世  
耕於蒙山之陽或言  
之楚王楚王遂駕至老萊子之門曰守國之孤願交  
先生萊子曰諾妻曰妾聞居乱世為人制能免於患  
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萊子乃隨而  
隱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修道而養壽焉子思  
所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畧也餘有  
子思子七卷



曾元孝



養曾子

按人物考云子思子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篇殆昉於此欵但曾子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孝則直達天德幾於顏氏之學接聖門之真傳矣

○曾元

曾元曾子子也元養曾子每食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將以復進也孟子以為能養口体曾子寢疾曾元抱首曾申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上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之者餌也君

曾子四



行戒子

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耻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易言事且曾子

○曾西

曾西曾子之孫也師事豎婁先生先生卒曾西往吊見尸在牖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婁婁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西嘆服既而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西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



曾西師



事黔婁

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余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又於貧賤不忻又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西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曾西平生不屑為管仲其言見孟孝公孫丑篇云

○遽伯玉

遽伯玉名瑗伯玉其字也衛大夫獻公十八年孫林

伯玉過



闕下車

父以太師歌詩故懼懼禍將謀出之謀出入見伯玉曰君之暴嗔予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庸知愈乎遂行伯玉去衛從近闕出殤公十二年獻公使子鮮告甯喜欲復國曰苟及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欲納之告伯玉伯玉曰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闕出獻公後三年吳季札適衛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也靈公立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遽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



史魚以



尸諫君

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又信都不為冥又惰行  
伯玉衛之資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  
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蘧伯玉是  
時伯玉資行乎於國公亦知之以嬖於彌子瑕故而  
不能用史鮪亟言於公公不聽鮪將死謂其子曰吾  
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  
無以成禮我死置尸牖下於我單矣其子從之公往  
吊怪而問焉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  
也於是命殯之客位乃退彌子瑕而用伯玉趙簡子  
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默還曰蘧伯玉為政未可以

伯玉論



楚失賢

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靈公使伯玉之楚逢楚公  
子哲於濮上伯玉為軾車子哲曰吾聞上士託色其  
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  
命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昭  
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遊於吳吳人相之  
兵致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晉黃生於楚走之  
晉且治七十二縣路不拾遺城墮不閉是晉善用之  
今瓊之未逢子哲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  
哲而還之伯玉歸與公叔文子升瑕丘文子曰帶哉  
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聞言惡其將奪人之地



伯玉篤



行君子

也遂曰吾子樂此瑗請前行去子矣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在當時所與善者於齊則晏嬰於鄭則子產於衛則伯玉教人而已資可知矣

按韓詩外傳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教而不悒上遽伯玉之行也故為人父者則願以為子為人子者則願以為父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為人臣者則願以為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參考伯玉之謂也

孟子

孟母三



遷教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邠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化氏音有資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吾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賣紵之事音賣也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於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歆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家豚肉以食之稍長就季而歸母方績問曰



斷機督



責孟軻

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機織軻跪問其  
故母曰子之廢孝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  
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勤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  
免於斯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  
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  
旦夕勤孝不息為世大儒後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  
悅其志命子上侍禮敬甚學既退子上請曰自聞士  
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時孟子年  
以故曰孺  
子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昔吾從  
夫子於鄭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傾蓋從交也  
蓋駐車也終日而

子思禮



敬孟子

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  
言稱堯舜性善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  
乎非尔所及也孟子既娶將入室其婦妯而在內孟  
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  
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  
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  
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  
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出禮記  
曲禮今子不察於禮  
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孟軻問子思曰堯  
舜文武之道可力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



孟子見



梁惠王

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  
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  
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  
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  
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軻問子  
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  
仁彘耳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  
所上不彘則樂為亂也此為利大矣故易曰利者彘  
之和也孟軻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  
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為上卿孟子處齊有

孟母論



嬾三徙

憂色隱楹而笑孟母見曰子擁楹而笑若有憂色何  
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為苟得而受賞  
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世老足以憂也孟  
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反飯五飯審酒漿音審養舅姑縫  
衣裳而已故有闈內之脩而无境外之志易曰在中  
饋无攸益家人卦六二爻詩曰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謀小雅  
篇以言婦人无擅制之義而有三徙之道也故年少  
則徙乎父母出嫁則徙乎夫夫死則徙乎子禮也今  
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彘吾行乎吾禮子何  
憂乎孟子後去齊適梁惠王不果所言果行之則



孟軻受



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美。而孟軻以唐虞三代之德，以及心知性之孝，浩然莫大之氣，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大丈夫。是以所為者不合，退而典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娶由氏，生子名仲子。今鄆縣四基山有孟子墓云。

徒著書

儒教列傳三卷 終

陶潛為



刻孔門儒教列傳卷之四

○陶潛

陶潛字淵明，晉人也。侃之曾孫。少有高趣，博學不群。以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少日，未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以給其子。力役使僕卒也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督郵至。督郵如公也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五斗，今之俸也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見。居常安靜，少言，不慕榮利。築

州祭酒



陶潛愛



菊自樂

小軒種菊數株以自樂。取其老之隱逸聊以自比也。其詩有曰。採菊東籬下。又曰。笑傲東軒下。其胸次悠然。即詩可見其志矣。故後人又號為陶潛先生。生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邀之。每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愠情。去黃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穿破也。結綴也。簞瓢屢空。晏如也。後徵為著作。即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輔祖陶侃大。耻復屈身後代。及卒。世號為靖節先生。

靖節隱



居岩谷

按陶靖節可謂能明於死生之故。曳杖易簪之後。鮮有聞者。其詩曰。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不竟知有我。安知物為貴。又曰。有生必有死。蚤終非命促。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又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宝。此皆知道之言。閑情之適也。且也責子有書。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卒無愧焉。故余謂東方朔人隱於廟廊。陶靖節人隱於岩谷。混世和塵。孰能測識。

初陶潛嘗作桃花源記。以寓意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生。棹綠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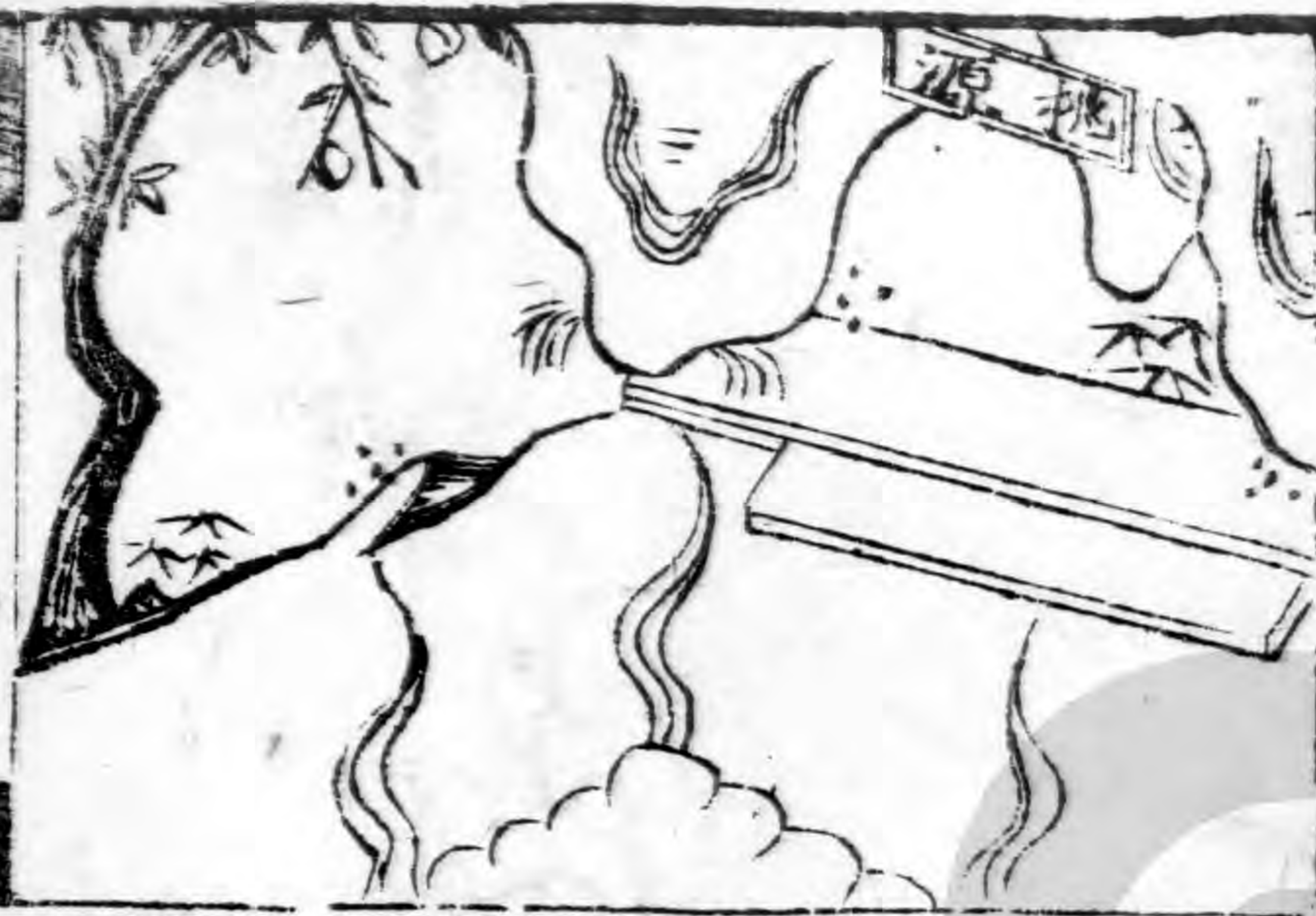
捕魚入



桃源洞

數百步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及水源，便得一山，有山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終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sup>老</sup>垂髻<sup>童子</sup>，並怡然相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知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

桃源



真境

宛餘人皆復延至其家，俱出酒食，停數日，辭去。其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及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就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遂無問津者。

韓愈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少好讀書，善屬文。唐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未泯，及列以朴剗，偽以真粹，然一云於正其道，自比孟軻，慨然以斯文為己任。嘗



遣中使



迎伏骨

韓愈表



諫佛骨

作原道篇曰堯以是傳之舜又以是傳之禹又以是傳之湯又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上死不得其傳焉仕唐為刑部侍郎憲宗十三年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伏骨相傳三十年一開上則歲豐人安末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天使迎伏骨至京師帝留禁中二月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拜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膺頂供養者愈乃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故百姓安樂當其時未有伏也漢明帝嘗始為伏法其後亂心相

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伏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迫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伏求福乃更得祿由以觀之伏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唯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執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伏豈可更惜身命夫伏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未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逼宣政殿一接禮賓一設賜衣一襲皆具為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况其身死已久之襲枯朽之骨豈宜令入宮禁乞以崇骨付有司投諸水



憲宗怒



貶潮州

火求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使後世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也。豈不盛哉。伏如有靈。能作祓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群為言。愈雖狂發於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愈為潮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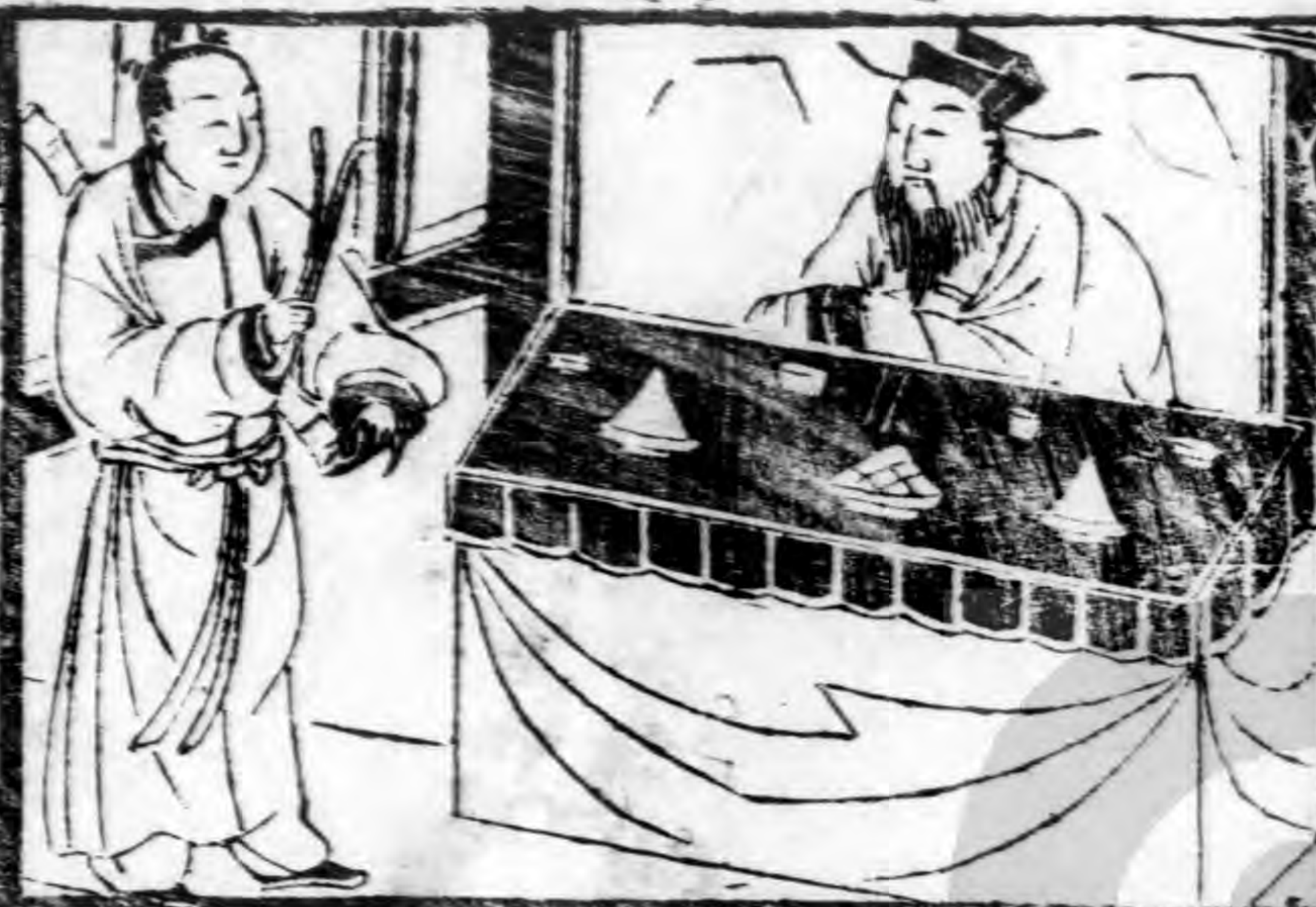
初愈有侄名湘子。性散誕。無拘束。愈勸之力。李湘子曰。吾所學。非公所知。作詩曰。

青山雲水窟 此地是吾家 徹夜流瓊液

凌辰咀落霞 琴彈碧玉調 妒煉白硃砂

寶鼎存金虎 鉛田養白鴉 一瓢藏世界

湘子點



化文公

三尺斬妖邪 解造逡巡酒 能開頃刻卷  
有人來訪我 同共看仙葩

公曰。子能奪造化之權乎。湘子曰。試為之。將見逡巡之間。而成酒。頃刻而開花。內出一金牌。題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喻其意。湘子曰。他日見之。至是公被貶。至藍關。時天大雨雪。馬怯寒。不能前。愈見雲橫秦嶺。雪擁藍關。目前景象。宛然前日卷中詩句。又見一人遠。冒雪而來。為之掃雪。公乃回想昔日吟詩自笑云。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陽路八千



藍関湘



子掃雪

本為聖朝除弊政 敢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関馬不前  
知汝遠來应有意 可收吾骨障江邊

初潮州沿海邑也。海有鯀魚揚波作浪。吞舟食人。屢為潮害。潮人四時設祭。費至鉅万。犹不能息其暴。邑民患苦。愈至士民以為言。愈乃作文遺之。鯀便不至。潮人至今頌之。立祠祀焉。後歐陽永叔祭韓文公文。有云。能馴鯀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傍是也潮有僧號太顛。愈聞之。三上書求教。太顛不赴。忽一日。自往詣之。愈曰。三請不來。為甚麼。不招而來。太顛

文公三



請大顛

曰。三請不來。為侍郎。不請自來。為伏光。顛常與愈等論心。經曰。還識這箇。麼。太虛雖廣。不能包其體。日月雖明。不能喻其光。寬則通法界。窄也不容針。又曰。廓然无我。自然到家。又曰。到這裡。方知伏法平等。无有高下。会歸一体。无伏可做。无衆生可度。又曰。有色有空。墮落二見。不見空色。不被物縛。又曰。眼是色。不能見。只是真空能見耳。是色。不能聞。只是真空能聞。請畢。愈首肯焉。

後憲宗服金丹。燥怒暴崩。穆宗即位。乃召愈為兵部侍郎。時成德節度王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官軍救



韓愈書



責庭湊

之不能進朝廷患之遣韓愈宣慰知已故舊咸以為憂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夫何憂焉遂往至鎮庭湊以兵威恐之愈厉責庭湊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才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反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食犹在此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思道其子孫今尚有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將歸朝廷子孫狹授皆為美官王承元以北軍歸朝廷弱則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謂愈曰侍郎未欲何為愈曰神

文公太



山北斗

策諸軍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体不可棄之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日出之於是出元翼于深州禮韓愈而歸之為愈之歸也朝廷敬重内外欽服帝乃以韓愈為京兆尹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伏骨何可犯也愈平生以文章自任自晉迄隋伏老道显圣道不断如帝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神怪愈獨喟然引圣爭四海之惑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絕二百年愈排三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自愈沒后其言大行孝者仰之如太山北斗云仕唐官至吏



敦頤拆

部侍郎謚文公封昌黎伯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初因舅<sub>堯</sub>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办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典办逵不听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sub>得</sub>敦頤博孝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終始者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真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時為南安

獄立辯



周子



觀蓮

司理通判程珦以其孝為知道因使二子顯頤往受業焉熙寧二年改知南康軍敦頤既至南康即築室于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湓溪以名之孝者號為濂溪先生性好觀蓮作愛蓮說畧曰予獨愛蓮花之出于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而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褻玩者焉時佛印禪師寓于鸞峰之上敦頤謁見相與講道問曰天侖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禪門何得謂死心是道佛印云疑則不參敦頤曰參則不疑畢竟以何為道佛印曰滿目青山一任看敦頤心醉一日



儒釋



論道

忽見窓草生意勃然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舛以偈呈佛印云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会豁幽潛草泯窓外松当道盡日令人看不厭佛印和云大道体寬无不在何拘動植與飛潜行观坐看了无礙色取心求心自厭由是舍佛印作青松社主人追媿白蓮故事初釋慧遠招陶潛入白蓮社潛謂許飲即來遠許之右白攢眉而去故云白蓮故事後寧宗十二年簽書樞密院事希夷奏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

邵雍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

邵雍苦



志讀書

茶於書无所不讀始為孝即坐苦刻厉寒不妒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已而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独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却之壻幡然来叹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雍天性高迈初受易於北海李之才之才受易於河南穆脩脩受於种放放受於陳搏源流最遠之才遂授雍以河洛圖書伏羲六十四卦畫像雍由是探頤隱索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孝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观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变微而飛走草木之情性深造曲暢庶几



之才授

雍八卦



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行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萬餘言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逢華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事親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及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美退居洛者雅敬雍恒相從游焉仁宗加祐四年召雍不至先是治平中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曰无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人作相專務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後神宗以王安

邵雍散



步天津

石叅知政事信用其言變風俗立法度朝廷紛更雍之言果驗云時新法流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正矣者所當尽力之時新法固戾能寬一分則民受分之賜矣投劾何益哉田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雍皆固辭乃受命竟称疾不之官程顥常與雍議論終日退而笑曰堯夫內圣外王之孝也雍智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嘗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下不知天地安在甚處雍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



邵程



論學

合之外程顥笑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堯夫之詳也雍居嘗作詩其中有曰梧桐月向杯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曰頻到口微成醉拍滿杯都是春其胸襟之洒落也何如哉又曰卷舒万舌與凶事出入兌重雲永山又曰堯舜揖讓三杯酒湯武放伐一局棋其雄視千古也何如哉又曰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地乍回旋中間此子好光景安得工夫入語言又曰讀書每到天根處長恨諸公問極玄此實仲尼无知之妙无言之境也非不欲言也不能言也非不欲答也不能答也然非實探天根之処

程顥銘



邵子墓

規詭恍惚之域其孰能知之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美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群若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者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上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矣若於其德不貧者服其化及病危篤司馬光張載程頤程頤晨夕候之尋卒年六十七贈著作即後賜諡康節先生顥嘗為之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誠矣

○張載

張載字敬夫長安人載山居質朴年二十未嘗讀書



張子坐虎



皮講易經

一日負新筇於郡見郡刺史前未儀衛嚴整前真告  
唱行人辟易人謂載曰速迴避刺史公未也恐不便  
載問曰此何人曰官也官何以為之曰讀書人為之  
載嘿然回家厲志讀書精研周易雖眾冬盛暑未嘗  
撥拳不數年弟子從者甚中性好談兵嘗以書詢范  
仲淹<sup>上</sup>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  
勸之讀中庸載乃訪諸釋老累年無所得反而求之  
六經坐虎皮講易京師听說者甚眾一日程顥程  
頤至與論易次日載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  
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撥講與二程論道李之

張子為



雲岩令

要泱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及棄其李  
淳如也李進士調雲岩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日吉  
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廷親勸酬之使人知耆老  
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之意帝初即  
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呂公著荐載有古李乃  
見問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  
以為崇文校書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移疾再居南  
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  
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與諸生講李每告以  
知禮成性变化氣質之道李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



閔中士



人宗師

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英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  
末孝者大弊也故其孝以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  
為宗以中庸為体以孔孟為法孝古力行為閔中士  
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正蒙東西銘行于世程  
顥嘗有言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圣所未發典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以經術為諸儒倡初舉進士調  
晉城縣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  
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恤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

教民孝



弟忠信

戚鄉党使无失所鄉必有校棒子弟之秀者聚而教  
之鄉民為社会為立科條旌其善惡使有功有耻在  
世三年民愛之如父母至是吕公著荐為都史帝數  
召見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  
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常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弗  
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党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  
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顥資  
性过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益于面背門人交友泛  
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倉卒不動



二程師



事濂溪

處士程



頤召對

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自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是皆正路之塞兼聖門之閉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又深有意經濟至是召為宗正寺丞未至而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文彥博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程頤

程頤之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荐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学好

徙祀孔子廟度

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聖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為校書郎及入對改宗政殿說書頤上劄子言習典智長化典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雖曆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頤選名儒入侍勸誨罷田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一日誦頤子不改其樂童誦畢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



程頤經



筵進講

李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而單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之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咲服  
頤入侍容貌極莊時文彥博以太師同平章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人或問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得孰失頤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敢導輔亦不敢不自重也其以師道自尊如此  
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給事中頤臨以為不可頤上疏曰臣近以迓美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而給事中以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

伊川諫



折御柳

上以尊君為說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大祖皇帝召王君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坐講立講之義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儒重道傳於世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說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且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蓋朝廷不可不尊師道不可不重責上尊矣其義一也  
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馬檻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



程頤蘇



軾論禮

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帝不悅未几罷頤崇政殿說書  
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多用古礼蘇軾謂其不近  
人情嫉之每加玩侮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礼事畢  
欲往吊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  
則不哭軾曰此往死市叔孫通制此礼也頤怒二人  
遂成隙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  
劾軾館取策問訛謗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  
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報私隙遂置不  
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  
中碩論連章力詆頤不其在經筵会帝患瘡疹不出

諸臣入



宮問疾

頤詣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上疾而宰  
相不知可為寒心翌日呂公著以頤言奏遂詣問疾  
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国子監時呂公著独當国  
群臣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  
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  
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刘摯梁燾王岩叟刘  
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休退  
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矣不悟各為朋比以  
相訾議惟吕大防秦人艱直無党范祖禹司馬光不  
立黨頤論神仙曰若說飛昇白日之類則无若言居



朝廷嚴



禁偽孝

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有詩云若道此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或有語道氣者問於伊川曰君亦有術乎對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即嗜欲定心志如斯而已矣時奸人用事禁元祐之孝甚謹出其党為諸路孝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孝者無凡馬伸自弱別登第不樂馳騫以階進晦迹州縣人無知者至是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以求見伊川初以其非時恐貽累仲執贊凡十反俞棗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者乎伊川聞而嘆曰此真有

張繹求



見伊川

志者遂引而進之自尔出入凡三年公暇之暇雖風雨必日一告焉同依箱息至以飛語中傷而不顧也後朝廷擬順判登聞鼓院蘇軾曰順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范祖禹言順經術行義天下共知但章茅人未習朝廷事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執乞召勸諱必有補至明不听至大觀元年卒順于書無所不讀其孝本於誠以大孝論語孟子中庸為標句而達于六經嘗言今農夫初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



伊川著

易春秋



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蟲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几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多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顥謝良佐游酢張燾蘇昞呂大臨呂大鈞方大焯楊時盛德尤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

○楊時

楊時南劍將樂人今延平府初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孝于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潁川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于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

楊時侍



師立雪

酢侍立不去頤既寤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時歷仕瀕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泛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觜言于京曰宗社危于旦夕宜亟引旧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京問其人觜以時對京因薦之又會路允迪自高麗还言高麗国王問龜山安在於是朝廷乃召時為秘書即時在朝知無不言然不見德及大孝生田季綱槁壤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憂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孝帝因召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



楊時表



奏蔡京

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於是乃以時為國子祭酒時上言蔡京蠹國害民絕危社稷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害身利故今日之被安石有以哉之安石挾管商管商之術飾六藝以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被若合符契伏望返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為享者之惑疏上帝詔罷安石配享降君位祀之列是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及聞時言群論藉上於是

僧林總



論性善

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遂以微猷閣侍祭致仕時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訟論三鎮不可笑云時與釋東林總友善時每謂總曰禪學雖高與儒學未有所得總曰儒學緊要處亦記得此且道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上人甚庶時默然總又與時言十識第八菴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上則可謂能探其本言善惡種子乃是於善惡未萌處看時然之於是服膺自帝南幸時奉祀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



朱松迂



囑教子

為程氏正宗。胡宏、羅汝彦皆其弟子。以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

朱熹

朱文公名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病亟，屬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就學焉。及學進士，為同安主簿。初，聞延平李侗，學于羅汝彦。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故其學以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主於居敬。孝宗初即位，熹上對事，言金人干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不可和。隆興初，復召入對，言今日所

朱文公



上封事

當為者，非戰無以復仇，非守無以制勝。典湯思退、歐論不合，而扁陳俊卿、劉珙薦之，累召不至。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加。乃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

劉子翬，太師忠宣公齡之仲子。以父死國，難痛忿，致疾，棄世。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朱熹後游，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也。三字，俾佩之終身。熹得道統之正，自

子翬始，孝者稱為屏山先生。胡憲、安國、從子紹興中，典勉之，俱入太學。聞涪陵譙定，受易學于頤，二人往受學。又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汗，故不去有見，惟孝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孝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



文公募

米賑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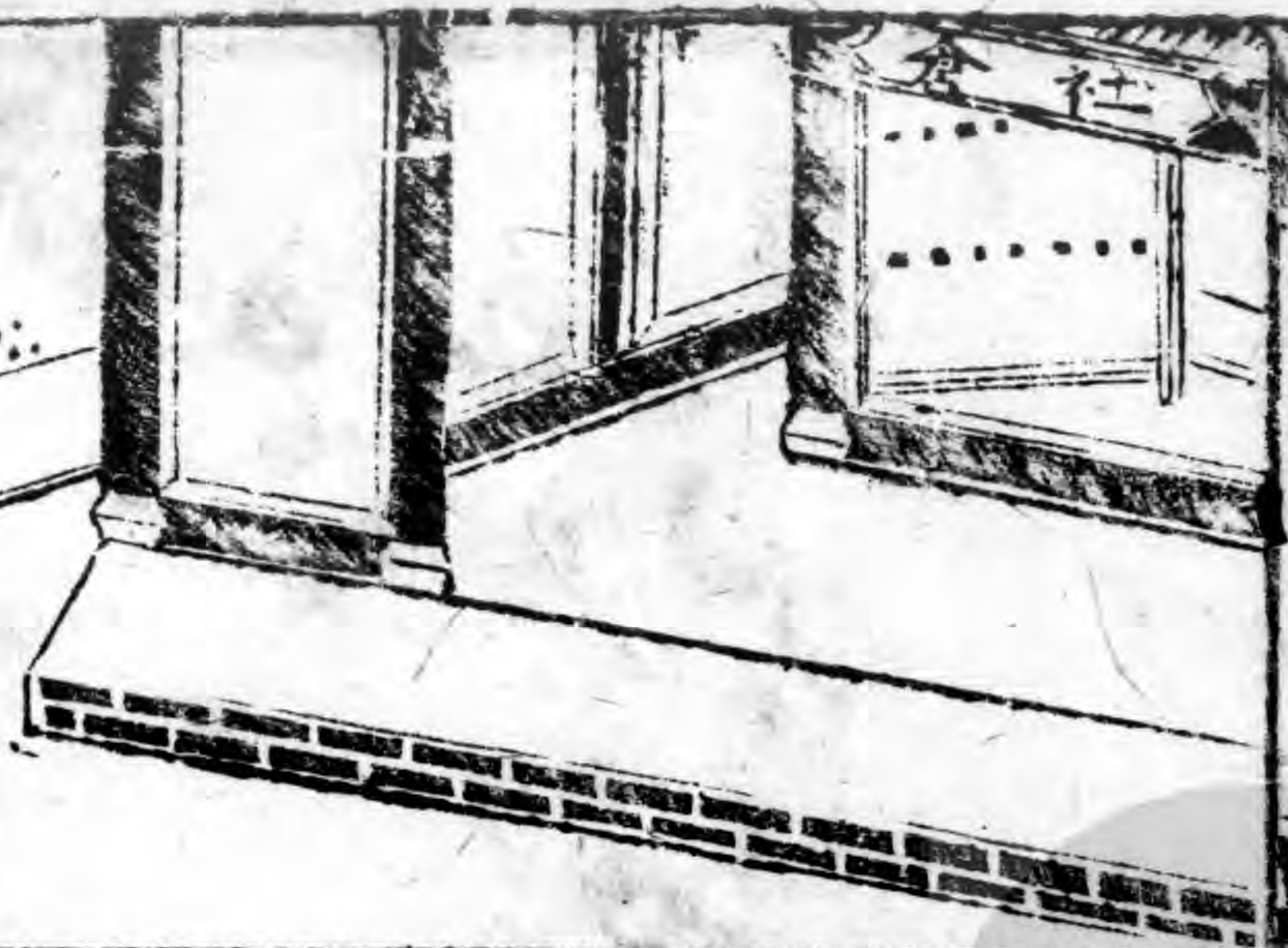
下李不求人知一日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亲没遊者日申號藉溪先生刘勉之没譙定刘安世揚時受李卒茶还崇安即邑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胡憲刘子暉日相往来講論李者號為白水先生

淳熙八年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時浙東大飢丞相王淮薦熹至部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稅米也遂輟集熹日鈎防民隱按行境内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帝謂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奉荒政是行其所李民被實惠

文公置

宜進取以徵之乃進熹直徽猷閣

立社倉



初乾道四年民甚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飢則尽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还府見諸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為甲上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衣食不缺者並不許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愿與不願與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



文公提



點江西

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至是朝廷下喜社倉法于諸路。以惠天下。

九年徙朱熹提點江西刑獄。熹遂奉祠。熹行部至合州。知州唐仲友為民所訟。熹按得其寔。仲友准之。姻家也。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淮以仲友故。怨朱熹。欲阻之以大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

文公表



奏仲友

此之類皆孝者所共事也。而乃謂已獨能之。夷狄其行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百陛下明詔中外。華此習。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孝之名。貽於世。

及王淮罷。周必大薦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略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事。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克。是以為善不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臣自今以往。一念之發。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耶。則



孝宗秉



燭讀疏

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遏果人欲耶則堅以遏之而不使少有凝滯帝加納之乃以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投匭進封事詞甚切至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及崇政殿說書初黃裳為加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加王進孝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為誰裳以朱熹對又彭龜年為加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

優人象



儒戲帝

也王深善之自後每請必問熹之說何如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兼侍講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熹意於致君知无不言上無不尽亦頗見飛憚韓侂胄惡之使優人栽別澗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除熹官趙汝愚上疏旬熹不聽熹時家居草封事數万言極陳奸邪蔽主之裱因以明汝愚之冤韓侂胄欲害汝愚謀於京鎮日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尽矣侂胄然之以李沐云然汝愚引為左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安天位



朱文公



焚奏稿

帝後之汝愚既去。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  
大忤悉勿作。曹矣。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  
為必且賈祚。熹不听。門人蔡元定請者。龜决之。遇  
之同人。熹默然。取奏稿焚之。因更號遯翁。  
韓侂胄命沈繼祖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程張之  
餘論。以契策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篤誕。私立  
品題。收召四方。燕行之徒。以益其党。其徒蔡元定。佐  
熹為妖。詔熹落職。罷祠。熹定于通州。

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  
世張子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  
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恐飢。啖黍以讀。

蔡元定



貶通州

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拳。大謗曰。此吾老友。不當  
在弟子列。會偽拳偽党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  
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泛遊者。數百人。餞別蕭  
寺中。坐客思吟。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  
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李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  
至春陵。遠近來李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  
定曰。彼以李來。吾忍拒之。若有枚患。亦非閉門塞竇  
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独行不愧影。独寢不愧衾。  
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通逾年卒。李者尊為西  
山先生。

山先生



文公

絕筆



時政偽李日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已未寢疾辛酉改大孝誠意章。此為熹之絕筆。甲子卒于正寢。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其門人如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沈最知名。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衆以為知言。榦初見熹，夜不設榻。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若此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其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无憾矣。李燔初見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因以弘名其

著書手



授黃榦

齋喜語人曰：燔進李可畏。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又燔也。燔嘗曰：凡人不及待仕方為功業，但隨力量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張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陳淳少曾奉于茶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圣人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及棄其業而李焉。及喜至，淳淳受李喜語之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要語，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名播天下。李方子端謹，純篤，初見熹，謂曰：觀子為大，自是而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



朝廷追



贈元定

其齊嘗曰吾於孝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  
處此心常太然不為物欲所漬耳

後加泰元年韓侂胄被誅乃賜煥章閣待制朱熹

曰文從祀孔子廟庭仍贈處士蔡元定迪功郎

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

死後天理昭、未有久而不定者尔孝問有源揅

履无玷杜門著書初无預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

遠謫今是非已定尔則殂矣其贈以官慰尔泉下

刻孔門儒教列傳四卷大尾終





